

万两黄金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

尼罗

著

双骄

士为知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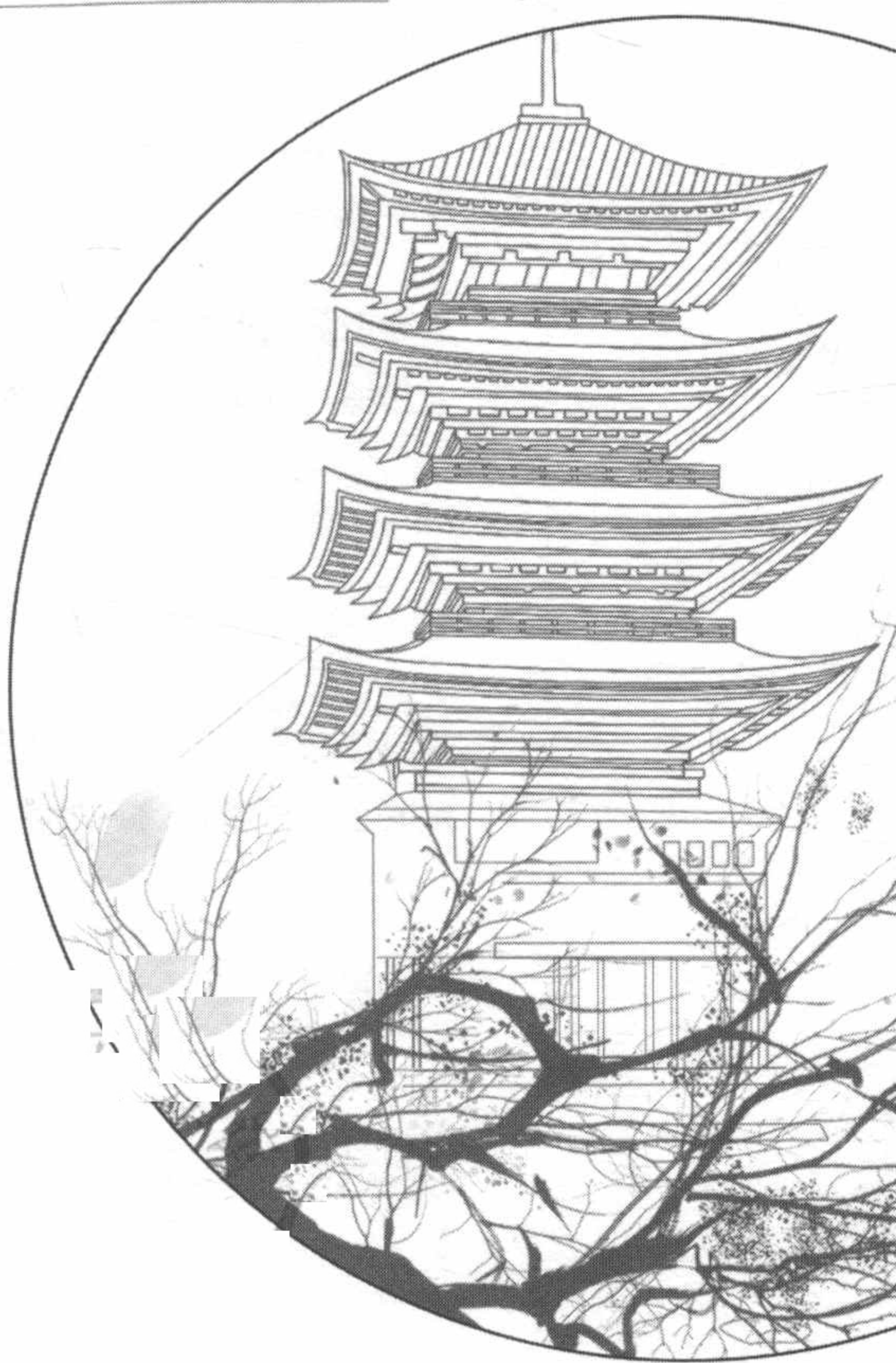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是乱世枭雄，一个是少年英豪，
他们都冷酷，都精明，都是人中龙凤，
也都让她悲喜交加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双 骄

尼罗
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骄 / 尼罗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7.1
ISBN 978-7-5113-6636-8

I. ①双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9000号

双骄

著 者: 尼 罗
出 版 人: 方 鸣
责任编辑: 紫 夜
封面设计: violet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276千字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6636-8
定 价: 3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第一章 小张的单恋 / 001

张家田醉倒在了那春风一样的笑容里，面红耳赤、豪情满怀，说话都是醺醺然：“记住你的话，千万别逞强。有二哥在，饿不着你。别说一时，就算管你一世，二哥也愿意！”

第二章 大帅府 / 014

张家田想，就算雷督理不提拔自己、哪天翻脸不用自己了，自己也还是要感激他。若没遇见他，自己大概就要永远活在那个旧世界里，不知道什么叫富贵，不知道什么叫壮志。

第三章 俱乐部 / 029

叶春好想找到自己方才坐过的位子，可就在一回眸之间，她的目光透过两帘红丝绒帷幕之间的缝隙，仿佛是看到了雷督理的眼睛。

第四章 秘书 / 047

叶春好僵硬着上半身，只当自己耳畔没有他的呼吸：“男子立志不娶，无非是受几句非议；女子立志不嫁，则是成了胡说八道的笑话，甚至人家连信都不肯信，仿佛女子天生不健全，不找个男人，就不完整、活不成了一样。就是因此，我才常恨自己不是个男人。”

第五章 可惜了 / 064

叶春好此刻已经无力思考，只能是凭着本能，挤出了声音回答：“大帅，您忘了吗？我告诉过您的，我不嫁人，谁也不嫁。”

雷督理听了这话，微微地一皱眉头，然后他用力攥了攥叶春好的手：“可惜了。”

第六章 考验 / 081

张家田不懂什么叫作鞠躬尽瘁，猜着大概是让自己愈加努力的意思，便一立正一敬礼：“是！家田一定鞠躬……鞠躬什么后已！”

雷督理看着他，两只眼睛本是冷静的，此刻眼角渐渐聚起了一点浅淡纹路，是他微微地笑了一笑。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记住你的话。”

第七章 动心 / 097

雷督理不缺姨太太，他缺一个红颜知己。

知己知彼，需要时间，所以他本来不急。只是昨天偶然多看了她一眼，他忽然有点动了心。

一动心，就不能那么从容了。

第八章 双骄 / 114

在张嘉田的心中，这二位乃是天下并列第一的重要，若天下可由他来点评，那么他们便是他眼中的一代双骄了。

他们都是可爱的，都是可敬的，都是他要供奉的，都是他可以为之牺牲的。

第九章 行刑 / 131

他是他最忠诚的部将、最无畏的士兵。

雷督理寻寻觅觅，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人，好容易找到了，哪能为了一个女人，把他勒死？

可那女人，也是他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中的。

也是他许久以来一直在寻觅的。

第十章 雷霆之怒 / 147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雷督理忽然又道：“你哭起来，像个小丫头。”

叶春好看了他一眼：“您踢人踹车的时候，瞧着也不像个大帅。”

第十一章 小张师长 / 164

张嘉田：“大帅，您真让我接替洪霄九，当师长去？那我怎么办呢？”

雷督理：“爱怎办就怎办，你是师长，你说了算。”

张嘉田：“我、我肯定干不好啊！”

雷督理：“干不好，还干不坏吗？”

第十二章 为难 / 184

这样的一个人，大概是天地间一股子灵气凝聚生成的。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会有多少女人爱过他呢？是多少女子的娇惯，才惯出了他这样阴晴不定的坏脾气呢？

其实，叶春好也是愿意那样娇惯他的，只要他肯给她一句千真万确的准话。

她千般万种地算计，无非是要自保。她就只有这一颗心，一旦错付了，便收不回了。纵然收回，也是千疮百孔的一颗伤心了。

第十三章 寒意 / 201

他时常就会让她心痛一阵，他待她好的时候，她尤其容易痛。她知道这痛源自何处——她想要他，又不敢要他。可望而不可即，可即而不可得，一颗心被一场火烧灼着，怎么可能不痛？她想他如果不是什么督理大帅就好了，不要是督理大帅，也不要是什么少爷公子，她只要他是一个赤条条的人。

第十四章 乱麻 / 221

“我喜欢你，我就愿意为你出力、给你花钱，我就愿意把好东西都给你。我这一趟回来，要是不给你留下点什么好玩意儿，我心里就难受，我都没法儿往回走。你别觉得你收了礼，就是你欠了我的，不是。要说欠也是我欠你的，我上辈子欠了你的，这辈子活该我得还，不还干净了，咱俩就没完。所以你别拦着我，你不爱嫁我就不嫁，你将来看上别人了，想嫁给别人，到时候我哭我的，也不用你管。”

第十五章 少年英雄 / 2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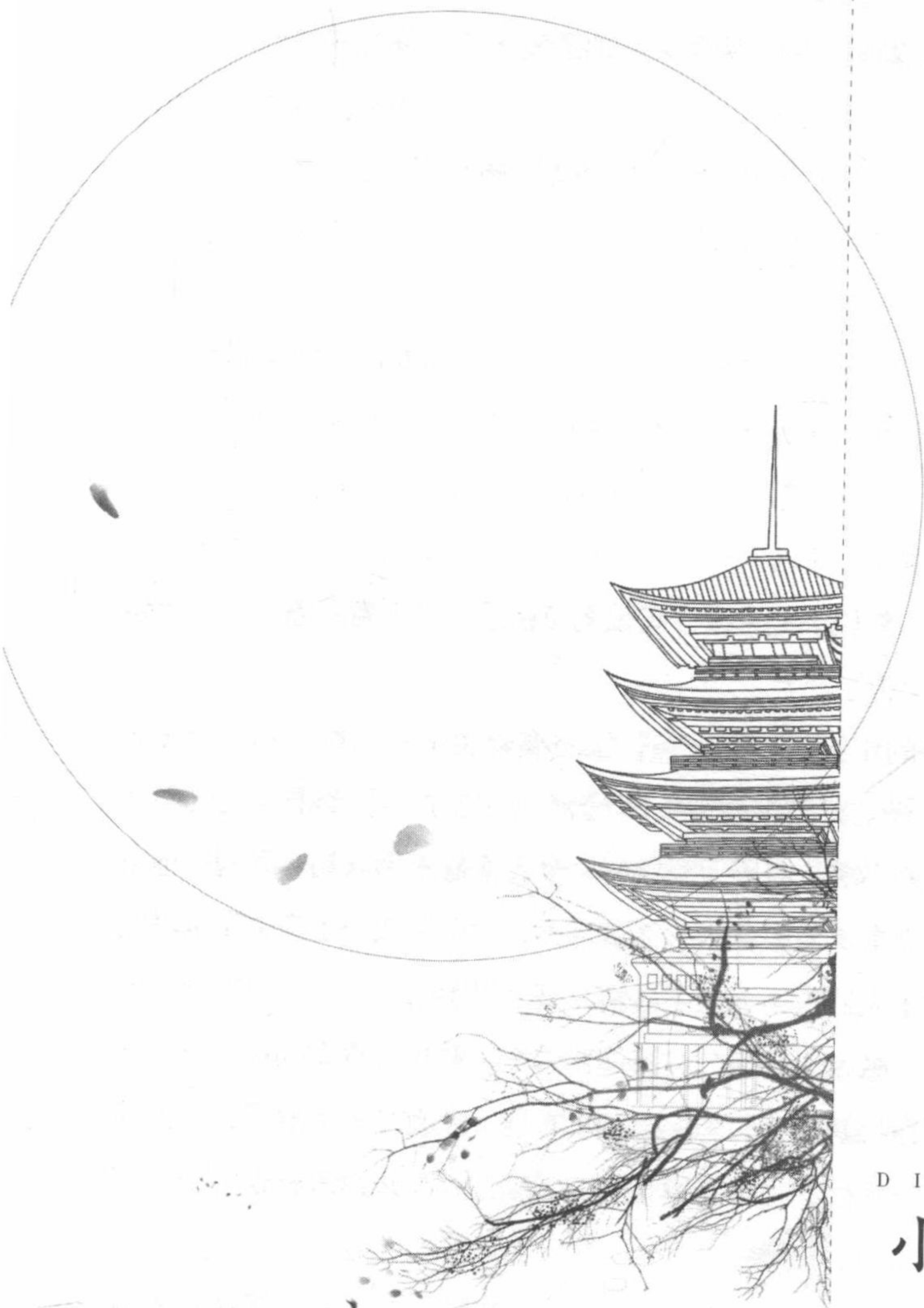
雷督理像是父亲、兄长、知己……很多角色的混合体，在这样一个混合体面前，他向来是想不起讲尊严的。

第十六章 有光有风 / 252

她和他十指相扣，只觉得是冲破了一道樊笼，忽然间天大地大，有光有风。

第十七章 无疾而终的单相思 / 265

和那些新风景相比，一场单相思的无疾而终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。



第一章

D I Y I Z H A N G

小张的单恋

张家田醉倒在了那春风一样的笑容里，面红耳赤、豪情满怀，说话都是醺醺然：“记住你的话，千万别逞强。有二哥在，饿不着你。别说一时，就算管你一世，二哥也愿意！”

(一)

民国十二年春，北京。

张家田坐在茶馆里，听说书先生讲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听着听着，心思就飘了，飘到一个大姑娘身上去了。

他今年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光棍一条，正是娶妻生子的年纪，然而无妻无子，所以不想大姑娘才怪。其实他生得人高马大、小白脸，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家里还有一座现成的小院子，照理来讲，讨个老婆是不为难的，问题是他不肯按照道理活——张家原本是贩粮食的，不富也不穷，结果惯出了两个游手好闲的儿子来，等到老两口子先后走了，余下这俩儿子“兄弟同心”，也没多久，就把小小家业败去了大半。张家田是老二，算是兄弟中比较智勇双全的那一个，老大张家粮在智的方面略微欠缺一些，去年惹到了本地一个有名的大混混，被大混混一仗打得没了影子——没死，也不知道是逃去了哪里，反正这人就是没了，连根头发丝儿都没留下。

家粮一没，家田就独自撑了门户，自己过得也挺好，唯一的问题就是人不敷出，总闹饥荒。饥荒的问题尚未解决，他又动了春心，看上了人家叶家的大小姐，叶春好。

春好今年十九岁，生得是：削肩长颈瓜子脸，芙蓉为面柳为眉。去年剪了头发，鬓发弯弯地掖在耳后，留一层齐齐的薄刘海，瞧着越发洁净伶俐。叶家本来也是买卖人家，叶春好的爹做生意，大概是小钱挣腻了，年过半百时起了邪心，开始拿出大笔金钱做投机生意，结果生意没做几年，就忽然蚀了大本，连铺子带

房产全卖了，都抵不上债务。

叶老爷子自己溜了个无影无踪，留下的一个姨太太，也带着亲生的小儿子卷包逃走。叶春好本来是个无忧无虑的女学生，如今瞬间成了孤家寡人，并且贫困潦倒，还得负责还债。

张家田作为她邻居的邻居的邻居，平时常看见叶春好上学下学，心里早就有了这么一个美人的影子，如今美人落了难，他立刻嗅着气味找上门去，想要英雄救美。

他没想到，那美人竟然并不要他这个英雄来救。

叶家已经被债主子自行瓜分完毕了，房子、院子都没保住。叶春好收拾出了一只大皮箱，随时预备着搬家。张家田这些天总来帮忙，她和他熟了，因他在家排行老二，所以她便唤他一声二哥：“二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我除了这只皮箱，还有一箱子行李，将来我若是搬离这里了，那一箱子行李，暂存到你家里几个月，成吗？”

张家田一愣：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叶春好答道：“这房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让人收走，我同学家里有一间小空屋子，我已经和她说好了，到时候就把那间屋子租给我。如今趁着还有时间，我打算出去到处走走，看看自己能不能谋到一份职业。”

张家田听了这话，吓了一跳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？”

这回换了叶春好一愣：“我不赚钱糊口，怎么活着呢？”

张家田这才反应过来——他老觉着大姑娘想要赚钱，那就只有往下流那条路上走。要不然她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能干什么？就算是给人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那也都是力气活儿，凭她的细胳膊嫩手，干那些粗活，还不累断了骨头？

“你别胡想了。”他正色说道，“咱们街里街坊的，我能看着你挨饿吗？糊口的事儿不用你惦记，我管得起你一天三顿饭。要不然你这年纪轻轻的姑娘走出去，不受欺负才怪了。”

他这话说得诚心诚意，一点也没有要趁火打劫的意思，即便叶春好并不因此感激得以身相许，那也没关系，他白养着她也不委屈。而他说这话时，叶春好一直抬眼看着他，神情是温柔坦然的，锐利藏在了瞳孔里面。

“你是好人，我知道。”她开了口，心平气和的，声音特别好听，话说得特别讲理，“可我也没有因为你好，就死吃你一口的道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展颜一笑，“二哥，你甭管啦！我毕竟上了这么多年学，能读书能写字，这点本领，多少应该也能值一点钱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我不逞强。”

说完这话，她又是一笑，笑得眉目弯弯，真有满面的春色与春光。张家田本是在呆看着她，她一笑，他傻乎乎的，忍不住也跟着她笑了。

“行！”他醉倒在了那春风一样的笑容里，面红耳赤、豪情满怀，说话都是醺醺然，“记住你的话，千万别逞强。有二哥在，饿不着你。别说一时，就算管你一世，二哥也愿意！”

张家田这么说，完全就是话赶话，他想横竖叶春好吃不了苦，终究还是要投入自己的怀抱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回家就开始拾掇起了屋子。爹娘留下来的这所小院子被他们兄弟住了几年，住得仅比马圈好上些许，无论如何也迎接不了美人，所以他悄悄找来裱糊匠，先把四壁和天棚糊了个雪白。

然而就在他买来新棉花，要雇隔壁的老婆子给叶春好絮棉被时，消息传来：叶春好居然真找到了一份差事！

她到雷督理府里，给雷督理的三姨太太当家庭教师去了！

做家庭教师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二十块钱的薪水，是好老妈子的两三倍。这倒也罢了，问题在于“督理府”三个字——叶春好若是住进了督理府，那么他张家田一介草民，可怎么进去瞧她呢？

张家田坐在家里，守着二十斤新棉花，傻了眼。

借酒消愁地过了小半个月，张家田渐渐看不起自己了：为了个小娘们儿要死要活，真他妈的不是男子汉！

为了恢复自己男子汉的身份，他剃头刮脸洗了个澡，重新上街见了天日。他这样的野小子，身边兄弟最多，从来不缺玩伴，然而今天他自觉着臊眉耷眼，不由自主地就要贴着墙边走，生怕让人瞧了去。小兄弟们都知道他看上了叶家大小姐，还都知道他这回得了机会，十有八九是要美梦成真、把那落了难的叶美人

儿娶回家里。可是谁知道叶美人儿那么要强呢？谁又能想到这年头的大姑娘念了书，居然也能凭着学问挣饭吃呢？

说来说去，都是无解。他溜达进了天桥附近的一家茶馆里，想着闲坐一阵，打发光阴，哪知道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开了腔，讲的竟又是男欢女爱的红尘故事。他不想听，可架不住字字句句往他耳朵里钻，说书先生一提秋香，他就想起春好，像中了邪一样，满脑子都是春好，只有春好。

忽然间地，他心一动，一个念头浮了上来：“我怎么就不能学学唐伯虎呢？”

唐伯虎能为了秋香进华府，自己当然也能为了春好进雷府。若是实在进不去，那没办法，只好再想新主意；只要有希望进，那自己就必得试一试！

进去之后，首先就要想法子把春好这份差事搅黄。那姨太太虽然是个女人，不能把春好怎么样，但雷府里还有个身为男性的督理大人呢！

雷督理的大号叫什么，他说不上来，这些年来连番打仗，胜者为王，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这个将军那个司令的尊姓大名，简直记不过来。但张家田可以确定两点：第一，这雷督理没死，此刻确实是个活督理；第二，雷督理好像是一点也不老。

换言之，督理可能看上春好，春好也可能看上督理。

这么一想，张家田就彻底坐不住了。事不宜迟，他得想法子去！

（二）

张家田有个兄弟名叫侯三，侯三的四姑原来是在阔人家做奶妈子的，认得许多同行。于是张家田给侯四姑送了四斤槽子糕和两篓上等水果，侯四姑便把他介绍给了雷府的李管家——该管家在当年还不是管家时，曾与侯四姑有过一段露水情缘，到了如今，人老心不老，二人偶然见了面，还要眉来眼去地传情。

雷府的门房正好缺个听差，侯四姑不来说情，那李管家也打算要出去雇个小子，侯四姑发了话，他乐得答应，做个人情。及至见了张家田本人，李管家反倒犹豫起来——他只是想添个小厮在门口，平时扫扫院子跑跑腿。让眼前这个仪表堂堂的大小伙子干这种杂活儿，怎么看都是埋没了他。

“好。”他沉吟着说，“你先干着，将来……”

没有后文，因为他不了解张家田的本性，所以不敢贸然地许大愿。张家田别有居心，也没打算在雷府出人头地，所以对着李管家笑了又笑，他装傻充愣地也没说什么。按照李管家的指示，他这天清晨在雷府大门内的长板凳上一坐，等着听候差遣。

坐了半个时辰，他坐不住了，溜达到门外东张西望，又仔细端详这雷府大门的气派模样。雷府门前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，红漆门柱，红漆大门，门外左右各有一座门房，清晨阳光照射着那高墙头上的碧绿琉璃瓦，照出了上方一片星星点点的辉煌。大门开着一扇闭着一扇，两旁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，卫兵像假人似的，纹丝不动，莫说表情，连眼珠子都不转。张家田不是个乡巴佬，可若不是这大门内的叶春好勾了他的魂魄，他也绝没有胆量站到这样的两扇大门前。眼角余光瞄着那两个卫兵，他心里还是有些惴惴的，因为都知道大兵有枪，敢杀人。他平时在街上打架斗殴，谁都不怕，唯独不爱招惹大兵，就是怕吃枪子儿。

“当大官是好。”他想，“光是大门口的这份威风，就够吓人的了。”

紧接着他又想：“这府里头，又得是个什么样儿呢？”

里头当然又是一番温柔富贵的景象，但因为和他实在是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他好奇得有限，只是惦记着那富贵乡里的叶春好，又怕人家对她不好，又怕人家对她太好，有心托人给她带个信儿，又找不到相识的熟人。

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耐下性子傻等。如此等到了下午，他正坐在门洞内的长椅上，听身边几个老听差扯淡，忽然有所预感似的一扭头，就见一对美人相依着走来，其中一人梳着乌黑的齐耳短发，穿着白地浅灰柳条的旗袍，瞧着干干净净、斯斯文文的，正是叶春好，旁边一人梳着两条大辫子，却是蓝衣黑裙白丝袜，一派中学女生的模样。

叶春好略微有一点近视，眯着眼睛认清了张家田后，她一点也不避嫌，脸上立刻就有了笑模样，一边快走过来，一边唤道：“二哥？你是找我来了吗？”

张家田见了叶春好的好模样，却是有点自惭形秽，强定了心神开玩笑：“不是，你再猜。”

叶春好摇了摇头：“那我可猜不出了。”

当着身后那群虎视眈眈的老听差，张家田不敢说实话，怕那帮人听了，要笑

话叶春好。向旁走了几步避开了旁人的耳目，他小声说道：“你一个人在外面谋事，我不放心。正好这儿招人使唤，我又闲着没事，就过来了。”

叶春好听了这话，先是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才说道：“二哥，你真是的，拿我当个小孩儿看。可你是个自由惯了的人，如今干这个活计，不拘束得难受吗？”

“我没事儿。干活挣钱，不比在街上混强？你个姑娘家都知道要强，我是个男人，更得干点儿正经事，对不对？”

叶春好看他，点了点头，心里明知道他对自己有所图谋，可是又不能不承认：他对自己也是真好。

这时，张家田又道：“你知道我在这儿就好了，要不然我还犯愁，不知道怎么给你捎信儿。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受了欺负，或者是让人干活跑腿儿，都来找我，我给你干。”然后他对着那女学生微微一抬下巴，“去吧，那位小姐正等你呢。”

叶春好转身要走，临走前对他小声笑道：“她不是小姐家，她是这府里的三姨太太，我的学生。”

话音落下，她转身跑回了那位三姨太太身边，两个人像一对姐妹一样，继续并肩走出去了。张家田看着她二人的背影，就觉着春好真干净、真灵秀，像清晨一朵含苞带露的花。那三姨太太打扮得再嫩，再装女学生，也不如春好的一个零头。

所以，他也下了决心：非得尽快把春好带走不可了。

春好既是从大门走出去的，那必要走大门回来。张家田眼巴巴地坐在门内等着春好回来，那长凳上仿佛长了刺，扎得他坐不住。旁边一个名叫老吴的便抬头看他：“你这是闹痔疮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他心不在焉地敷衍答道，“我是看我妹子怎么还没回来。”

“那个女先生，是你妹子？”

“表妹，不是亲妹子。”

老吴笑起来：“表妹？那你小子就更甭等了。你表妹现在是三姨太太的宝贝，轮不着你惦记了。”

张家田和他相处一天，已经发现这人嘴敞舌长，此刻听他话里有话，心中立

刻一动：“她顶个先生的名儿，其实不过是多念了几年书，其他什么都不懂，还是个丫头片子呢。三姨太太再缺人才，也犯不上拿她当宝贝啊！”

老吴听了这话，依旧是摇头嘿嘿发笑，起身拍拍屁股走了。

张家田等到了天黑。

雷府的门房，夜里也少不得人，张家田是新来的，理应多受累，正好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值这前半夜的班。春天的夜，还非常地冷，他躲在门房里，隔着玻璃窗向外望，心想这深宅大院里的姨太太，还有胆子彻夜不归不成？

他等了又等，迷迷糊糊地等到了午夜，他半闭着眼睛坐在窗前，困得直向前栽。大门外的卫兵都换了一拨，朦朦胧胧地，他能听到那帮大兵在抽烟卷扯闲篇儿。

“什么督理府。”他半梦半醒地低声骂，“他妈的还不如个好窑子。姨太太一走走一夜，家里硬是没人管。这督理真他妈是个当活王八的料……”

可是没等他骂完，大门外忽然响起了“咔咔”两声，十分地清脆响亮，震得他猛一抬头。他懵里懵懂地推门往外走，寒冷夜风迎头一吹，他立时清醒了个透，同时就见不知哪里来了一群士兵，兵分两路地把那朱漆大门左右推开，而胡同口射来直通通的光芒，他下意识地向着旁边暗处一躲，这才看清原来那是一队汽车拐了进来，车门踏板上均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，可见这必定是雷府的主人回来了。

汽车前后有四五辆，都是乌黑锃亮的大汽车，络绎地开进胡同，领头一辆正好停在了大门的正前方。张家田又听见了“咔咔”两声，这回觅声一瞧，才知道是穿了马靴的卫兵在跺脚、立正、敬礼。而车门踏板上的士兵各自跳下，机器似的退步侧身打开车门，一串笑语传了出来，正是学生装束的三姨太太先从车中钻了出来。

她先出来，紧接着转身又从车内拽出了叶春好。她一边带着叶春好往里走，一边笑谈，讲的都是这出戏怎么怎么好，那出戏怎么怎么坏，一阵风似的就把叶春好掇进了门去。

张家田站在暗处，一时间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，好在知道叶春好回来了，总算可以放一点心。领头的大汽车敞着车门还停在那里没有动，他眼看周围没有

管事的，又仗着自己如今也算是雷府里的人，便向前走了几步，伸了脖子歪着脑袋，想要借着汽车灯光，看看那大汽车里的装饰布置。哪知就在这时，车内忽然又钻出了一个人来。

他站在车门的斜前方，直勾勾地往里看，车里的人斜着身子迈出一条腿往外钻，很偶然地也抬了头。张家田猝不及防地和他打了个照面，就见这人穿着一身瓦灰色呢子披风，没戴帽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车灯光芒在他脸上一闪而过，张家田没看清他的面容，只瞧得他是大眼睛，眼窝微微地有点凹陷，显出了笔直的高鼻梁。

车里那人下了汽车，作势是要进门去，但后方跑来一名军官，先是喊了一声“大帅”，随即凑到那人身边，嘁嘁喳喳地耳语了一阵。那人歪头静静听着，同时漫不经心地抬眼看向了张家田——单是看，眼中、脸上一点感情都没有。

张家田冷不防地和他打了照面，已经是觉得自己冒失了，如今又被他这么打量着，想躲又没处躲，越发地不安。那军官的一声“大帅”，已经坐实了前方那人的身份。如他所料，雷督理真的不老，一点都不老。

甚至称得上是年轻。

（三）

清晨时分，张家田躺在仆人房内的床铺上，蒙蒙眈眈地闭了眼睛。熬了一夜，累是累的，然而精神上像是受了什么大刺激，兴奋得很，死活睡不着觉。

他心里装了两个人，一个不用提，当然是叶春好；另一个是昨夜新添加进来的，是雷督理。雷督理昨夜进门之前，分明是看了他好几眼——说“看”其实是不大准确的，那应该叫“审视”，仿佛他是个未落网的贼子，或者未入世的英才。

他一直觉得自己有点梁山好汉的风骨，不是怯官的人，偶尔有点怯大兵，但是大兵如果没带枪，那他也不怕。但昨天被雷督理的两只眼睛那么一审视，他像受了定身法一样，进退不得，真露出怯相了。

一方面怯，另一方面也有隐隐的羡慕。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他姓雷的就是高

高在上的督理大人，自己这姓张的，也并不比姓雷的少了什么，却不是在街上混些粗茶淡饭，就是跑来当仆役。

“什么时候，我也坐坐汽车。”他那思绪是东一榔头西一扫帚，在督理和汽车之间乱跳，但事实上是他既没有看清楚督理，也没有看清楚汽车。

越是看不清楚，越要产生无边的想象，张家田心中乱纷纷的，躺了个魂梦颠倒。而与此同时，这世上另有一个入，心事和他几乎是一模一样，那人便是叶春好。

叶春好刚刚洗漱完了，慢慢地坐在镜子前梳头发，心里也装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她自己，另一个是雷督理。

她的年纪的确是小，但幼稚归幼稚，她不傻。那三姨太太许是当初想念书而不可得的缘故，有个“女学生癖”，不但自己爱装扮成个女学生，还爱在女学生多的场合流连。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认识这位三姨太太的，反正前些天走投无路，糊里糊涂地便接受了对方的邀请，成了她的家庭教师。

起初，她很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三姨太太对她真是太好了，薪水除外，还另给她做了几身春装，若是出门游玩看戏，也一定要带上她，其间一个子儿都不让她花。她以为是自己命好，先是有张家田，后是有三姨太太，都是肯帮助自己的人。然而如此过了一个多礼拜之后，她渐渐地感觉有些不对味。

三姨太太依然是天天拉着她出去游逛，但是在那跳舞厅或者戏园子里，她们开始经常遇见雷督理。偶然遇见一次，那没什么的，可是天天相遇，那未免就巧得过了分。

遇见了不算，还要常常让她挨着雷督理坐。她虽然是个受了文明教育的姑娘，但并不打算活得太浪漫，尤其是现在穷了，更要自尊自重。她既然没有给雷督理当小老婆的心思，所以也根本不想挨挨蹭蹭地和雷督理并肩落座，若是被雷督理误以为自己想勾引他，那岂不是丢尽了脸？

幸好，据她所看，这套把戏自始至终都只是三姨太太一个人在耍，因为雷督理的态度始终是淡淡的，并没有对她格外殷勤。

把头发梳顺了，她从面前的首饰盒子里拣了一枚小发夹。盒子里有好几样头饰，都是三姨太太拿给她的值钱货，也不说是给，也不说是借，只亲亲热热地送